

學校名稱：私立曉明女中
年 級：一年級
班 級：高一己
科 別：
名 次：第三名
作 者：王睿愉
參賽標題：搏命之歌
書籍 ISBN：957459047X
中文書名：刺鳥
原文書名：The Thorn Birds
書籍作者：柯琳.馬嘉露
出版單位：台灣出版事業群崇文館
出版年月：2002 年 10 月
版 次：三版

一●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：

拉爾夫是位年輕英俊的神父，為了在教廷中求取重要職務，不得不去逢迎一位富有但暴躁的寡婦，然而他卻發現自己對老寡婦的小姪女梅姬之間有特殊的感情。但在寡婦死後，拉爾夫拋下梅姬而接受教廷重位，梅姬則嫁給長相神似拉爾夫的盧克，兩人之間形同陌路。經過了無數的糾結苦悶，他們最終還是明白雙方渴望著彼此，進而結合。這部書便是在講述兩人為愛所擾，糾纏痛苦的愛與思愁。

二●內容摘錄：

是誰教她的？這種天賦是可以教授的嗎？或許這只是他幻想出來的吧？這有關係嗎？不過有一點卻是十分重要的：在他心中，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？（p.194）

他的吸引力並不是由於他的外表，而是由於他精神上的這種冷淡、幾乎像神一般的情感。（p.213）

我已向自己證明這是能控制、壓抑和克服的，因為喚起那種感情是一個男人的行為，而我是個神父。（p.238）

因此，她連作夢都想著他，如饑似渴的想念著他、需要他，她感到悲哀，儘管他愛她，但她對他而言卻是那樣的微不足道，他連看都不來看她。（p.300）

三●我的觀點：

或許人就如同刺鳥。刺鳥的誕生是為了追尋。牠們張翼、狂飛，追尋世上最美的荊棘，並將之刺入胸膛。伴隨鮮血滴流，刺鳥唱出絕世的歌聲，極致的歌聲，足以撼動天聽的歌聲——死亡的歌聲。是的，多麼諷刺，窮盡一生的追逐死亡。然而，多麼美麗，為了使自己達到卓絕而展翅狂飛。因此我說，人就如同刺鳥，在愚蠢的追逐之下顯得堅貞美麗。

梅姬追逐的僅僅是拉爾夫。那是純粹到接近盲目的想望，去渴望一個自己

永遠無法擁有的男人，去捕捉一個自己一生無法碰觸的殘影；拉爾夫追求著完全，他渴望成為完全的存在，無欲、無求、無失，完全的存在，完美的存在。然而他明白的，自己最終所想的是梅姬。梅姬。唯有梅姬。沒有梅姬，一切同於無物。他們追逐著彼此，追逐著完整，踮著足尖的與期盼旋舞，然而這份完整的代價——卻是粉身碎骨。那麼，你願意嗎？為了一瞬不凡，甘心下墜隕落？許多人聞此而掉頭。相同的，我也視之為畏途。而恐懼，便是我一貫的通病。

從小就一直受到寵愛，再來就是期待。期待，多麼沉重的字眼，像是將自己此生不能都加諸到旁人肩上的沉重，如此不負責任的沉重。我無法拋下那份沉重，它已成了我的骨血，我扛著它，步步為營，不想讓家人丟臉，或者，不想讓自己丟臉。因為太害怕讓自己受傷，用笑容和言語包裹自己，用才能和個性，用思想和計算。那是我，為了避免墜落，情願駐足嘆息的傻子。但是《刺鳥》不同，它只是個故事，但卻敢於拔腿競逐，用千錘百鍊，換來刻骨銘心，換來人皆渴望的「完整」。我所說的完整，是感覺自己一無缺失，感覺自己的靈魂飽和，感覺自己是珍貴的，獨特而完整，感覺對自己的質疑盡去，感覺到自己是個個體，感覺到生命。

《刺鳥》的美麗在此，這本書一句都未提刺鳥，卻包裹著刺鳥啼血而歌的靈魂。

而我渴望這樣的靈魂。由野心、執著與無懼揉製而成的靈魂，在繁瑣的思緒下卻能顯得純粹乾淨，如此專一美麗，長久以來我渴望著這樣的靈魂而不自知。一直都只是仰望那些擁有非凡意志的人，那些成就不凡的人，而後垂頭。即便對自身的懦弱感到厭倦，卻也只是用一貫的低語安撫自己——「沒事的，那些人不一樣，他們天生就長著刺鳥的羽毛，偉大是必然的。沒事的，我做的夠好了，不必去冒險。我沒有羽毛，更遑論追逐。」是的，那些人是不一樣，他們奔馳高飛，立足在與他人更高的頂點。但我沒有想到的是，我與頂點的距離，或許並沒有我想的那般無邊遙遠。梅姬和拉爾夫不過是兩個凡人，並不庸俗，但是平凡。然而在他們為彼此付出了苦痛，付出了決心之後：他們成就了絕美，成就了刻骨銘心。這是刺鳥所給予我的——「不凡與我並不遙遠」，成就不凡的並非刺鳥的羽毛，而是刺鳥的心，牠啼血而歌的靈魂。並非人皆擁有一振千里的鳥羽，但人皆擁有那份靈魂，那份以追逐為生命的靈魂，在深沉意識的濃濁中，那不時明滅的火星。擁抱不凡的唯一條件，只不過是在明白星火足以焚身的同時，卻仍然無懼點火的，那份誓死決心。

人皆有夢，人皆同刺鳥，在愚蠢的追逐之下顯的堅貞美麗。舉著星火，我們飛，我們追，最後，我們搏命而歌。

四●討論議題：

拉爾夫是個教士，然而他渴望梅姬。這讓我疑惑，在對宗教的誓言與身為人的軟弱之間，要如何取捨，又要如何抉擇？而這種不具法律性質的錯誤，又真的是種錯嗎？身為一個男人，即便在信仰上愛著上帝，以一個凡人之身愛上一個女人，又是否是種錯？